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目錄

跋趙子昂書東坡詩

跋趙子昂帖

題潘黙成贈方仁聲詩後 仁聲名[illegible]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姚子敬名式歸安人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略後 成父名應龍

張世昌 烏程人

崇順菴蘭若記 烏程閔德淵建于墓傍

貢師泰 掌故集以為寓公考其年譜及神道碑未嘗及

順寧庵記爲長興吳成叔

東湖書院修造田記在長興

素履齋說爲郡人呂坦

倪用宣字說倪瓅郡人

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勳德碑平湖范

釋元旭

石屋禪師塔銘清珙見前

倪瓚

題良常草堂疏捐拾趙榮祿正書一卷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八

烏程董斯張遐周彚編

閔元衢康侯奈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採菱渡石記

陳潤祖

監運沈君玉泉得異石於石林葉氏之廢圃廉而不劌聳而不屈黝然其光蒼然其色若干將出匣而未加磨礪也前後刻曰採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於下方云採菱渡頭風起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與集亡梢

異意爲輞川舊物而立於採菱渡者其景猶可槩見夫物固有無脛而能走千里者珠玉是也蓋爲世珍貴易於包挈也石之爲物盤盤囷囷嶄嶄巍巍非百斛之舟數十夫之力莫能致世之嗜好之者不啻珠玉牛李之嘗徧天下交相詆毀如氷炭品甲乙戒子孫嗜石如出一轍五季之亂委没于荒烟蔓草之中瓦礫等耳玆石也踰關河涉淮江來止于吳昔牛李之石皆自太湖而西是石乃自西而南特爲世所愛重豈非摩詰之風流文采照映後世神物亦或護持使然歟於是抱石而鬬

之曰爾能決浮雲揮黑蜧驅旱魃而致豐年之祥乎能斬佞臣誅姦宄椎三軍而爲府庫之重乎石不能言乃酌酒而爲之歌曰秦關百二兮嵯峩秋風吹渭兮水揚波望故都兮渺何處白雲飛兮芳草多載歌曰城郭異兮人民非輞川千里兮何時歸照玉泉兮安且壽佗溪之樂兮與君子而相依郡人陳潤祖爲之記

送張懋實歸省吳興序　揭傒斯

吳興古稱水精宮蓋極山川之明秀而言近若魏國趙文敏公又能專其秀者也其爲書爲詩爲畫皆本朝第

一至書之於篆自李斯而下未能或之先也魏國常爲余言吳興之人多學而不屑于仕及科舉行始稍稍有之然舍科舉無見也其又賢而秀者曰張君懋實數以其藝試有司不効乃束書入京師京師之人貴者交之賢者友之少者師焉監察御史察其才薦爲侍儀舍人宰相不能用奎章閣章士悅其學奏爲國子生天子從之而人猶以爲屈也居久之思其母若兄謁告而歸祭酒司業而下皆是其請又賞之以文章以厚其歸以爲諸生勸夫學固所以明人倫也入其學行其道所謂士

也自君之入京師每過余與之語常恐其去之速誦其
詩讀其文常恐其易盡余今年踰六十食五品之祿而
不能去君方盛年文始爲國子生一思其親翩然而歸
余不及君遠矣魏公所謂多學而不屑於仕者不其信
歟然魏公所以早見稱于天下者乃其華非其實也魏
公通經術而不能授之以政魏公明律吕而不能使之
正雅樂故魏公非不用而實未嘗用也以其華之勝也
覩君之才終當自致青雲之上宜專求其實勿自誤於
華也而孝弟固其本矣以君之待我厚於其別故贈之

以言後至元二年歲在丙子三月朔揭傒斯序

贈筆工溫國寶序　揭傒斯

吳興多名筆溫國寶其最後出者天曆至順間余在奎章閣有以其筆獻余者視之毫短而過肥余曰是令人書善凝而多肉試之信然繼有獻者無不盡然余告之如初人往往習聞余說遂不敢復獻既而嘆曰彼獻者且非善書徒取價廉而費約聊藉以隨俗作人情耳惡能得其善筆哉其後二三年頗復有獻者其製作既異其病亦無復前日獻者其數愈少其筆愈善且獻而善

者必其能書者自是凡有自吳中來者余必求溫氏之筆而愈不可多得矣今年春余以使事過錢塘始識其人與之坐以前言告之溫作而曰吾一筆工耳豈不欲極其材之良盡其藝之精以取名聲於天下哉而凡來求吾筆者惟欲其價之廉數之夥夫價欲其廉數欲其夥而又求吾善筆雖國工不能爲巳且吾非有先世之資負郭之田所以隱忍而爲此者庶得自食其力其身安其志平上無忝於祖考下無累於妻子終吾生而巳耳吾非欺世而盜名者人不求吾之善筆也且吾筆之

價有倍之者有五之者有十之者而一視之是以罷牛之價而求千里之馬也其可乎天下非無善筆求之者不以其道也因獻其善筆且進曰此猶未也此特所謂倍之五之者然視京師最後之所得者又有間焉由是言之天下之得善筆者寡矣而溫氏之言亦可感矣乃并書以贈之

章子端字說

揭傒斯

吳興章紳字子端宋兩世宰相之後純雅而有志求余說其名若字之義大帶謂之紳玄端謂之端皆古朝服

夫服玄端垂紳儼然而立于朝可謂得事君之禮矣不知事君之道得乎否乎未能事君必先知事親未能事親必先知修身知修身而後可以事親知事親而後可以事君知事君而後可以澤加於民是故德不稱服身之灾也服不稱德君之過也君子寧使服不稱其德不敢有歉于服焉子毋曰端未之服也紳未之垂也已既名而人字之矣必當惕然曰使我誠一日端紳而立于朝將何以稱之乎毋廢學毋躁進毋厭貧賤必求所以稱之者其説具在六經子試求之

雲石山房記

吳師道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爲郡之望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往往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爲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藝事賞好尤異間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素質浮瑩奇勢層涌如庀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于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爲吾述其槩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爲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

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欻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瑑詭蘙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爲形而無窮今君之所蓄其雲耶其石耶挑得兩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潰立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資乎靜靜主乎動互根而不相離子不覩夫雲之起石乎膚寸之觸毫縷之泄蓬然而吞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固自若以爲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爲雲動而未始

不靜也子於其間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之道不外是矣明仲雋敏有才非徒游藝而玩物歸休乎是居整衿而晏坐試以是觀之

跋趙子昂書東坡詩　吳師道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流麗神情灑落子昂每愛書之亦其平生有契焉耳予評趙公之書當如蘇公之詩不知覺者以爲何如

跋趙子昂帖　吳師道

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里爲吳興矣

覩其答陶士元書既以得叙親情話爲慰又以見相嚶鄉物喜不自勝藹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厲薄俗獨恨某晚生小子不及一識之面耳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默成名良貴 吳師道

默成潘公送方仁聲詩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曰雲莊以衛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方公名勺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名者

有岐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所著泊宅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眞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知之或以爲嚴瀨人者未之考也詩已別見

遡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吳師道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自楊凝式上泝王大令使人想見其脩然埃𡏖之表宜夫二人者

之相得爲深也其於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閒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芳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求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來吾州則知子敬爲詳而明仲亦且過稱予以欺予敬交以未識爲恨耳泰定初明仲來爲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爲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絕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將以是蕩滌而潔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一子侍明日語之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命扶起坐而逝嗚乎其死生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殁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攜此卷來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畧後

吳師道

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於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曾士弘若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

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安丙輩娟忌擠沒今陳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曦之事詳考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畧于巨源近有續陳桱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叅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槩當時功歸于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録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詔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令樊世顯殺之于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状使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

不記世未必知之也史彌遠廢濟邸罪狀明著宋季諸公文字班班可見鄭清之乃自附于善類者故牟君特發其隱耳韓昌黎所謂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牟君所記二事有焉然予又嘗見方回跋某人寶慶錄謂濟邸切齒楊后彌遠所爲於是彌遠與后客謀廢之彌遠既訪求得理宗楊后欲見其人因策士畢令理宗入內庭后于簾中審視之許遂定今牟君謂寧宗崩彌遠夜召理宗入使楊谷楊石白后后持不可七往返以危言脅之乃從與方所記異以事推之方記當是也予

疇昔好聽遺老之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以備紀述者輒不忍棄如俞方所云皆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牟君予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之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及此者乎良可慨已

崇順庵蘭若記　張世昌

縣吳興而東皆平川沃野其俗淳龎儉勤故治業易滋養生送終得以盡心而無憾有古之遺風焉邑城一舍許日晟溪者閔氏世居之家裕而文爲鄉望族至友山公德淵克揚先志以儒術自修嘗被省檄典教歸安公

雅性曠達慕馬少游之爲人謝事家居絶意進取每遇
風日清淑則游眺徜徉自適其樂一日至宅之東北覩
其地勢阜隆川流環拱嘆曰美哉斯丘吾將擇兆以葬
焉於是叅諸地理謀于蓍龜罔不協吉遂營壽藏與厥
配許氏爲同穴之兆復相其傍結精廬以安諸僧衆中
爲佛殿挾以兩廂像設莊嚴供物完好奉先有室會食
有堂筵賓有舘寢庫庖湢百用咸備并割田土貳頃有
畸以給祀事廪食之需經始于延祐庚申越明年至治
辛酉成謁名於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公曰吾知先然矣

中山素稔世以積善著聞今子復廣其心志壽塋之作又能盡於人事皆順之大者也宜名之曰崇順郎大書扁額以贈又五年泰定丙寅友山具經營始本來訪余云是當有制以垂將來寧久不以輕屬人蓋有待也願爲記之余聞古人重本而安土篤於始終之道族閭長者周身愼行足爲後進法雖出而仕然老必返其鄉没則祭於社習俗之厚可知已後代家無定業人無定心僑寓徙移亦生人之常理欲求數世不遷安居嬉産如閔氏者幾希矧夫友山公欲以全歸爲重豫圖掩藏之

訃巖謚精詳足以貽諸來乆斯固宜書尚俾後人念其致力之勤及所以命名之義克敬克戒以繼祚於不朽順理無違天祐以吉則閔氏之宗愈蕃而愈顯其墳廬彌乆而益光是則斯文之有助豈徒誌歲月而已哉友山曰此吾心也因書以爲記

黄學士文集序　　　　貢師泰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黄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藁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禕宋濂所編次也先生之

文章刮劘滌雪如明珠白璧藉之繅[illegible]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

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數十年輒一見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學以擅名於海内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值世運之盛也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

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
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交誼尤篤比廉問南
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褘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
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
丞歷石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沉州縣幾二十年始
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
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
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又復召入
翰林侍經筵數以老不許久乃得謝去今年七十有九

猶康强善飲啖援筆馳驅如壯歲云

跋松雪招隱詞　　貢師泰

王右軍果止於善書而已耶人於趙魏公亦云今觀所書招隱詞爲之慨嘆

跋趙書帛詩　　貢師泰

世稱帛詩出陶趙書出王或謂自是蘇州詩吳興書信然否當有辨之者

三貞觀記　　貢師泰

三貞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磵之麓距鎮西北二里許

穹林深池左右聯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剏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毋曰瓊真祠祭之法甚謹且備嗣天師聞而喜之以神與父毋爲三而事神者兄弟亦三豈偶然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迪真明悟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朗真法師善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師師之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寖微困躬力田治生家復饒已而嘆曰何爲是囂囂以勞吾形歟乃盡捐其家以爲觀衣草食木絕去五味與仙人隱士相羊棲息乎其中而有徒之來日亦衆

師鹽委蛻明遠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士陳君守中實
嗣之於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墉廣其屋廬
復於殿之左廡起殿者四楹以祠東嶽右廡亦如之以
祠三官祠皆像天神地祇鬼物仗衛媟奇魚龍飛走百
怪之狀撞鐘擊鼓笙磬互荅簪星帔霞環佩瑲鳴祈禳
奔走神人翕和而邦域之內益少水旱疾癘之苦矣余
聞真武者北方黑靈玄冥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蛇
危上高旁下如蓋故類龜虛上下如連珠故類蛇合二
者之名曰玄武玄武七宿實主過行罰增年延德刻於

四司載於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往往先焉宋避祖諱易玄爲真而後真武之號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月真豈世傳襲之久而道書又傳襲之耶然函三爲一太極之真也自一而三人性之真也能不漓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道乎若是則觀名三真亦奚疑哉況我皇元肇基朔漠水德之符厥有攸緒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豈無所本哉元紹甲戌之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與閒謁陳君山中見其神完氣和論議灑然已竊異之及見其徒費君惟正潘君元德張君自成李君至堅與弟

于揖讓進退各共其職夫然後益知陳君之賢果能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皆前日覩始剏於至元庚寅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規制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敢請以垂久遠余時雖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别去十年南北之望愈遠而陳君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夏將理刑會稽道出鎮上陳君迎笑上手曰聾石待子文久矣余赧焉無以應遂卽舟中爲書其故且貽詩三章俾歌以娟神曰神之來兮連蜷修輿翩兮後先容穆穆兮離帝前閟光景兮俾民無愆神之駐

兮旂黑黑雲黷黷兮恆圍則披髮仗劍兮威以力享庶
幾兮籩豆有式神之返兮旆差差盼蠁乎兮玄螭諧樂
將徹兮亟顧懷烈騰上下兮降福孔皆

一經堂記　　貢師泰

一經堂者海昌朱蕭齋氏名以訓其子叅政周公伯溫所書也蕭齋之子鐩從余游間致其父言請爲之記余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於一經哉豈不以漢儒賢嘗以一經教子故耶不然則將先明一經而他經從可明矣夫經之目有六曰易書詩春秋禮樂或道陰陽

或紀政事或詠性情或正名分或以正行而和心雖其
爲說不同而其道則未嘗不貫于一也自三五以降歷
世益遠然其立訓垂教不過數十言而止至吾夫子贊
序刪正更加述作上以紹前聖之既往下以開後學之
方來人文可謂極盛矣實亦不過數百卷而止爾以數
百卷之書明數十言之旨簡易精潔如天地運行如日
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粲然而明也及秦漢諸
儒各出已見務爲專門論議詆訾朱紫混淆其簡冊之
多棟充牛汗既以湮塞聖道磔裂經旨不可究極矣而

近世科目之設則又餌之以著述誘之以詞章盡之以記誦假之以經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竭力靡然向風恣爲新奇之言巧飾頗僻之見一切逢迎苟合以邀進取而六經始爲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呼大道之晦一至于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張邵朱呂數君子者出孰能發微言于既昧之中尋墜緒於不傳之後乎而今之學士大夫孰其全書因以潛覩默識旁通曲暢則亦幸矣然有讀書萬卷而終身無一言之得者有得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明與不明而已

是故明經所以明道道門刪經無不明者而錄也又文公諸孫强志善學其庶幾[illegible]得于此矣不然雖日誦六經猶爲無益況一經哉

湖州路安定書院夫子燕居堂碑銘

孛术魯翀

今上皇帝鑑舊制詔萬方優儒蠲役復其家元統三年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張蔚以夫子燕居堂室陋陿率儒衆鳩工徙徙基而北堂階序拱增壯曩昔恒廩不損推羨置禾畝六十有三蔚言宋淳祐五年湖守蔡節始闢

書院創屋楹四百七十置米畝二千先聖之室侍以顔曾安定之祠傳習之館皆循矩矱九峯蔡氏紀其績雙峯饒氏主其教道化大行至元二十三年祠院鄰寺勢奪權徙游氏魚樂亭三十年守許師可即北城觀德坊市屋五十餘楹院始定今燕室加崇子適至敢請記以白悠遠聊聞宋天章閣待制安定先生胡文昭公瑗以蘇湖教授師太學其志務在洗滌買藝干利之習復先王之舊其教卓然有造士風天下宗之英才育焉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有師道學者稱曰三先生程

明道兄弟之所傳雖自濂溪來伊川游太學聞三先生之教遂厭科舉知其傳之正也先生家泰州望安定教湖學久卒葬烏程今郡縣書院猶古黨術之庠序也學者報本必祀先聖先師聖尊而師親師必鄉賢於泰於湖皆築書院泰先生父母之鄉湖其桐鄉歟卿嘗叅位辟雍蔚國子生也既爲序之敢附雅頌明聖朝之治正吳越之風辭曰

維山有松可斲可度維水有藻可采可芼由宮而門由堂而室柱礎甃桓籩豆秩秩瞻仰玄聖申申夭夭顏詵

曾唯天明日昭繼是孰先孫思鄒孟以俟後覺其傳者
正安定生世千古寥寥濂導洙泗于霅于苕貞我皇元
覆幬持載教澤四克滋益光大太湖之府安吉之鄉流
風遺韻古今洋洋弓長氏蔚鼓舞士衆義順事宜崇此
梁棟材以資世學以育才繩繩繼繼用鑑靈臺

文昌宮程氏舍田記　　宇文公諒

蜀梓潼神祠遍天下而吳興獨後宋景定辛酉肇祀於
貢院之左魁星樓當前文筆峰對峙信斯文發祥之地
時吳蜀大夫士咸出貲以助其成龍圖文簡程公友昌

之孫吏部郎中端升其一也事見殿撰淸忠牟子才之
疏九十餘年矣代遭神聖光啓賢科褒以綸章錫以殊
號甚盛典也今祠宮僅存而無以給重修之費乃至正
辛卯吏部公之孫昭德與其子道復娶晉楊氏請以奩
田五十畝入官充用可謂能繼先志矣府推李公毅叅
謀趙公渙烏程縣丞納古赤公實勸成之官給文據以
爲永圖仰稱國朝右文興化之意道士馬道常請爲文
以記予惟梓潼神靈無乎不在自今斯文之慶施乎郡
人延及程氏之後詎可量哉乃系以詩曰張冀降精著

娓毓英移孝爲忠赫赫厥聲昉自坤維誕禪神化炳炳
人文光被華夏耶拔崇崇雪水流東藹然祠宫面峙華
峰自昔名賢德業相望文簡有孫家聲夙尚舍田奉祀
神豈我私蒸我髦士斯文在茲

趙魏公書楞嚴長偈跋　　釋智及

梵語首楞嚴此翻一切事究竟堅固昆由慶喜未全道
力求佛方便故世尊示之以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
嚴路乃至多方決擇眞妄發明陰入七大皆如來藏使
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眞銷億刼顛倒妄想獲究竟堅固

法身於是說偈讚佛發願度生虛空可亡心無動轉實爲微妙章句松雪居士趙魏公大書特書以傳不朽書法之妙大海爲口須彌爲舌贊莫能及而公出處光大名滿天下碩德盛業不可思議得非楞嚴會上菩提薩埵乘大願輪一來人間游戲者歟公非獨書是偈至若金剛般若圓覺諸大乘經皆勵精書寫鋟梓流布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浮俗闡提覩此亦當自化。

郭主簿去思碑　　宇文公諒

簿以佐令勾稽符籍糾正非違均一政賦皆其職也然簿與令賢否不同則事有從違吏緣爲姦上下其中而益病矣必令簿俱賢則同寅協恭彼此無間吏不敢欺而民受其惠若歸安簿郭君彥章是也歸安爲吳興望邑土沃民庶風淳賦足自昔號爲易治比歲兵燹相仍徵斂無藝民且告病而治之者良不易矣縣尹遼東魏侯賦平訟理父老徵予文刻石記之而郭君以才名爲當道薦辟椽浙省父老復爲之請夫簿之善政猶令之善政也舉凡教督勸課獄訟賦役受納差科政之善者郡

非一而民受其賜者亦非一然惠非要譽也廉非沽名也况供億煩勞公勤靡懈賊退而不有其功民歸而各安其業此其善政之實夫豈溢美也哉於是監郡通議公始下車方以守令舉而省檄至矣非名實相孚何能感人若是其速耶故書以遺來者君名普顏益都膠西人事毋以純孝稱其先大夫嘗爲臨漳知事從浙省官勦賊南勝歿于王事追贈從事郎中都路郎墨縣尹君以恤典承蔭初授南安路南康縣再調茲邑持論正直所至有聲行當展其才力登陟清峻其進固未易量也

京兆宇文公諒謹述邑父老意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君馬之艮兮君佩陸離式遄其驅兮毋逶遲歸安壯邑
兮其疆百里簿頌政成兮吾民樂只我作此詩兮歌以
頌之匪我君兮邑人之思

南潯長生講院碑跋　　宇文公諒

長生講院肇于勝國建炎間殿宇宏廠金碧熒煌鼓鐘
振揚爲一方之勝尋值兵燹靡有孑遺住持靜覺禪師
戒律專確有聞於時嘗悼象教之陵遲懼緇流之失所
爰募善緣丕復舊觀以其名勒石道側憶見于羽者想

舜德覩河洛者思禹功微師之精勤不足以動人之樂施又奚足以成師之巨費者哉斯亦可尚也已師殁後數稔其徒普仁謂余與師有支許之好因乞一言以傳示久余故爲識其後使後之嗣師者愼無替師之志云

觀魚亭記

張師古

夫魚之爲物一鱗族之微耳嘗聞其或化而爲龍或變而爲鵬若有變化不測之象者何其神歟蓋以天地之氣有通塞而萬物之生且育於其中者有動靜之殊而魚之潛見因之矣然則魚之神也其理不有可窺者耶

苕溪之南爲東林里有陳翁號耕隱者築室於錦峯之西有隙地數畝種菰蒲柳有溪鑿池蓄魚嘗請魏人趙彥徵作史籀文於楣至正庚子翁館予於亭上俾予若孫受業於其中暇則捲簾隱几魚咸在目竊見夫陰飈駭而玄氣凝池水涸而岸沙齊潛藏隱伏莫知所有當天地閉塞之時此魚之所以致靜也又見夫冰雪潰而春濤生轟雷擊而蟄尸啓揚鬐奮鬣若騰若舉當天地開泰之時此魚之所以變動也要之動靜互爲其根致靜者乃所以爲變動之機變動者乃所以爲致靜之地

而造化之顯諸仁者藏諸用理固然也昔人有言渾身本是先天易圖眼無非太極圖今於亭而觀魚焉二氣之通塞萬物之動靜而神化之妙盡在月中所謂先天易太極圖固不必他求也予與二三子朝斯亭也夕斯亭也豈徒恣於觀覽而無得於道理也耶他日諸子乘風雷之鼎轟而竊比於九二之見龍未必不自斯亭得之也遂書以記之

沈烈婦小傳　徐顯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爲軍士所害沈

氏有殊色房置快舡上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舡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掾丹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覘之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沉死即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艙內使守視之其下驗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直更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剸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覘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自以箸納口中面力觸舟箸入

喉以死明日張爲歛而焚之予至吳與張爲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或懼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羞惡皆能之至於患難交于前利欲誘於後屢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纖弱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已無聞矣而幸君見之登天憫其貞烈使傳於予以表見于世哉

貢泰父文集序 貢係甯公　　余闕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

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必愛之而與之合其投機變者雖强與之然必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輙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我二人者雖然相得若魚之泳于江獸之走于林也時泰父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日即與聚榼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

行酒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掉鞅談諧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論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常然而小夫賤隷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强顔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廷者之所不能爲也因䎃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巳而皆無

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
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薦羅天下人
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
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
年少於泰父鬢髮皆白而泰父銳然面紅白如常出其
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父眞豪士也夫以
士之賢無所遇而滯于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
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于文學且其親充
然非其中有所資者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

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方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為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文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毛隱上人序　　楊維禎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襆槖謁予雲間次合合者問其出吳興儒士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予怪縛筆非沙門

事則曰予祖禰業予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隷諸書詘於父命爲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唄擊鐃考鼓利人死喪爲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顛而逃吾浮屠氏之趾也且可挾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予之爲且貽予以詩亦幸顧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予覆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流奔決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魄於陰魄盛者多善記昌黎

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睟之齋夻𠛬合太險之辭
受覓爲尤盛故爾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齋
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簒洽記述爲文章資世之賢人
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子浮屠事而復見其
先業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
𨯳而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
市井貨泉之法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
毛穎有將而禿不任事遂以謝老退且有中書不中書
之譏吾將還子穎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刋諸鴻生碩士

聽受指畫俾克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者子以爲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湔拭我我將加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會稽楊維禎序

自跋曰予爲此文後上人者遂慨然爲賈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謹録似方外友覺隱玉岡雲谷諸公發一笑云

沈氏今樂府序　　楊維禎

或問騷可被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有不

可乎或又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騷之下爲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于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爲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積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

盧滕李馮貫馬白背六代詞伯而不能不游於是雖依
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
俳葦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于街談市諺之陋有漁
樵欵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爲何
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適史善爲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
記予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予四
章皆傚鐵龍體飄飄然有淩雲氣心異之今年予以海
漕事住吳興者閱月子厚時持酒殽與今樂府至至必
命吳娃度腔引酒爲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

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諧街談市諺之陋關庾氏有傳于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書已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爲論次樂府之古今爲沈氏今樂府序

至正十三年夏四月十日會稽楊維禎序

郯韶詩序　　楊維禎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爲也詩本性情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詩不可學詩之所出者不

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爲盡知學乎曰匹夫匹婦無學也而游於先王之澤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見錄于聖人者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於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茲亦有本者也近復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韶詩清雅而溫重無窮愁

險者之態盖其强力於學聖人諸子氏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年矣韶年尚盛而學未止深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所詣盖得騷之情則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在元詩四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其詩成帙者若干卷

濯纓亭志　　楊維禎

有三客者會於雲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歌詩以白所志一客謌曰桃花一寓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謌曰荷爲衣兮

辟爲裳飲沆瀣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懷美人兮天一方一客謌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之主臯夔臣箕之顛兮潁之濱飲牛豈棄巢由民又謌曰鑿則圓兮枘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一弛張龍伸蠖屈安厥常謌闋以盾濯纓主人主人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之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君之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之所爲也如用之吾從三也歟三客者退錄其辭者鐵崖道人會稽楊維禎主人者爲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吏部侍郎貢公平糴記　　楊維禎

至正十二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奉詔使江淛民罹賊者曲宥之刑殘之家免以土賦朝廷又慮餽餉不繼賑貸不給發内帑錢三十餘萬錠俾公於稔地與民和糴公抵吳與諭民有儲粟者聽自陳糴凡六萬有畸於時直益其十之二先付直後納所直粟且下令曰朝廷以和爲義官不得齊刑吏不得抱案差若等以三之與若一以和爲義官府始笑之曰民疲久矣悍卒犯門叫囂猶不即奉命今若此事其可集耶公曰民爲爾

給者殊多矣吾今以誠待之彼亦以誠應我旣而民果聽命相與議曰遲時物輸官而直不給雖給且吾賫而歸今公先與直毫髮不以干有司吾何幸也復與平斗斛使輸粟者自槩司庾不得高下其手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者公繳得之皆置之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爲政吾前未之聞也迺相與詣其求書其事于石以爲平糴後法予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敎而平糴之法出焉大要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使民適足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糴使宋

有傳糴使糴之科皆爲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無
異于强取也今公以内帑錢若干不親有司之散斂親
與民市告以信令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飛艄輓
船塡塞津隘米積于地槪不暇給未越月廩入於汞寧
泰定民不知擾而粟以盈數盎得和糴之本法而足以
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之效歟不然彫城獤
郭富家豪室轉在草野救死且不贍何所取財而云和
糴哉此其事爲可書也已漢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特
爵關内侯公入覲吾見公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已

利耳吾聞公有篋中書凡一綱二十目皆切於議大政[illegible]大利害而天下資以爲治者條陳于上實吏部獻納職也噫此其利吾人者可一二計哉文南父老之至耄也公名師泰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爲名御史云時浙江行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東來相羅事而郡監赤思哈公與有勞焉故共書之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記

楊維禎

吳興玄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爲郡官寮祝釐禱雨暘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風觀也唐神龍改

龍興天寶改開元宋初改玄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建聖殿以居昊天上帝至正六年殿災提點錢道元聞人得仁趙與處士施道清勇發弘願各竭己資且募檀施得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楹傑棟翬飛岳峙繚以朱闌覆以重櫚規制雄大氣象森嚴凡幕幟供帳之具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川祇地媼咸大歡喜奴隷婦女瞻仰贊嘆誠足以後廟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與共落之穲稏在野歌

舜在途休氣布濩無有蕃害人康物阜熏爲大和則又相與伐石以記其成主領觀事者彭堯臣介萬戶敎化公來謁記余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聖人憂患之作也老氏者其無憂患乎惘文法之煩衍也機論之互角也百族俱作萬惟横生晝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繆盭故其立教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有爲本返治古於容城氏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限託嬰兒於巢上棲餘糧于畮首虎豹可尾虵虺可蹍而不知爲之者此老氏旨也宗其教者又將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

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即與泰壇郊祀者同一科儀亦以廣好生之仁充玄默之化也爲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拯衰世之眚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釐以壽皇圖宣闡壇墠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而已哉方今聖天子追治道於黃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同流疹痍煦殘以恬以熈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老死而不知帝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廣矣既序其事復爲銘詩曰神釐戢[illegible]浮青鑑水精宮闕神人宮金鋪雕礎固且崇參差珠閣當天中仰瞻[illegible]扆天人容天威

咫尺下地通白雲之鄉帝乘龍翩然大荒靈下降彩雲絪霧陛九重雲鶴萬舞來從東五方之人叩吉凶帝憫下土叩輒從物不疵癘歲屢豐十日一雨五日風聖人體天上帝同好生之德天同功祝聖人壽生總總佺侗之德還古崇彌千萬年天無終

長興州重建學宮記　楊維禎

予客游吳興涉長城見其田野辟絃誦聲相聞入其境夜魚不取鮮篁篳間無嘯聚入郭挈壺氏之職謹孔聖之學斥而新焉問為政則州長火魯忽達侯之化關文

年而成矣未幾學者宿介吾學徒劉昱來請學記曰長興吳夫槩王之城池也古爲縣令陞州學本邑人朱少傳劉公涉所建金虜焚餘自縣東徙今太平橋縣令趙汝謎建戟門杏壇蘂桂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而學之規始具我朝至治間州長撒都魯丁重修禮殿而堂閣門宇廢而不立者有矣至正五年州長魯侯至朔望必詣學宣布教條凡繫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講行之州之士以文學儒采擇塲屋者往往與焉然學之營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夏六月侯始勸諸好義者捐俸金爲之

倡知州韓公惟德起而和之賛事者校官三衢鄭友直儒之趨事者劉坦之吳愚趙良珪董役者州吏俞文囦也殿增而隆拓左右翼屋二中堂從廡及兩廡六齋靈星大成之門庖湢廩庫咸煥然一新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閱三月告成予歎三代之衰庠序之教皆苟焉也久矣漢爲近古其教無聞蜀得文翁立學始變鄒魯之俗東都興北州之學者僅稱常山宓恭耳况其下乎嗚呼三代而下學校之興廢罔基乎衙吏之得失也我朝州縣所在有學雖主教有官作養之效則昔守令守令非

人而欲學之教行亡矣學校之教尼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家以敎化責守令今侯以敎爲治寬假歲年其效始著嗚呼吾是以知循吏之效之急于得人也吾是以知庠序之化又必久於其道而後成也文炁而下不爲有繼乎朝家設學之意不爲無負乎民之望於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字得之世家北庭平章保八公之適子也嘗游成均兩膺鄉薦所至風釆政事皆有可稱道者云

順寧庵記

楊維禎

弁山之西南二十里而近又爲呂山實[illegible]吳興之名山而處士吳成叔氏世家焉山之靈不獨龍蛇虎豹之神梗楠豫章竹箭之材金錫丹砂之彩乃獨屬之於人焉孝友忠信以表其俗蓋自梁附馬十一世而處士出焉處士生丁世運之衰終身不仕遂生卜所居山東小崗得貞幹坐貞幹而西披葛阜諸峯若水爲之帶者以爲眞宅且預治精舍眞宅所舍成既以順寧命之而又以志文請於予夫存順而沒寧者橫渠張子語也存則動順其宜沒則靜安其歸而無所愧怍於兩間者聖賢之

能事也吾嘗獲交處士處士動靜云爲一委諸順而無一毫喜怒計較之私上有令子弟禪其家政左右賢友師講切聖人之學處士優游眉壽之堂以享其有餘年而復[illegible]順寧之中非有中洞然[illegible]人不能也夫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終春秋之道也畏終者往往謬用其心懷長調于千年不少止足雖營于斂焦然不得以一息不寧爾也役聰明招聲勢雄才健力以溺其鄉而不知稅駕之所曷在也不亦[illegible]處士順寧之所爲始終者可遠矣哉故予樂爲之記且使時之不處士

者有所風勵焉云爾

東湖書院修造田記　楊維禎

長興陳瀆里蔣義門氏德秀甫來謁余錢塘曰克明悼淛大家　既贏止又操狹取贏不止丁造物者忌贏與狹并喪後至亡噍類者不學過也克明承先人之遺休得以義名門教立塾里亡賴兒家有子弟志乎成德達材皆吾先人之澤也於是東淛書院名于江浙八廿有四之中者實克明伯父慶元主簿君之始創時至元二十四年丁亥也已捐田隸之二百五十畝山地一千七

十六畝至治辛酉克明從父居仁白于有司轉聞于中書得俾書院領泰定丁卯行中書省置山長一員至院主教事從父居仁暨必壽弟壽倡首益以田二百四畝山地二百八十四畝由是春秋祀事無闕庖廩之供什器之須與夫摹鋟書板之費靡不給足閱歲滋深殿堂門廡日就摧廢必加葺理克明懼費之侵于養也至元己卯復輟己田二百畝歸之別儲其入顓給修營造之費務爲要束毋以他用賑貸又懼來者之弗察也或變其成規則不可無言者規諸石也願先生賜之言余爲

之謂然曰古之書院禮義出也今之書院類出于名聞蔣氏之先修身起家立大宗法以合乎族屬斥浮屠教以樹乎喪祀禮義之宗也宜其家塾遺制獨去古未遠子孫如德芳者又纂承其先志而圖其所弗墜不惟無所靳又舍所有以利于人非敦乎義者不能也義之所在既以名其門又以名其田又悉之于一非一塚一舟一梁之及蔣氏之義推而行之殆不可勝用吁豈惟賢于浙大家而已哉主簿蔣君諱必勝字賢甫別號容齋起身教授高郵池州用資格序遷慶元以沒德芳出主

簿之嫡後仲氏運尚義而好學有主簿君遺風焉田山步畝鄉落詳列石陰不著

素履齋說

楊維楨

吳興呂生坦字安道又自命其讀書之室曰素履而請說於予予謂素履非簡淡寡欲廉靜以樂道者不能易之履曰素履往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君子履其素而往非苟利也獨行其志爾苟樂道之志與利達之心同塗而交戰則不能履其素矣吾客吳興生挾冊從吾遊聽其言無巧辨督其行無淫朋比德里閈以孝聞朋

交以信著可以占其素行者矣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元

淳質厚而少緣飾此古人素履之實也觀人不於其

素履而於其外文未有不失者也六三之象曰跛能履

不足以與行也士之素履不足其行也不遠何以與於

跛哉非直跛也且蹈虎尾而有咥人之凶可不懼哉抑

予聞履之爲卦物畜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君子觀履

之象辨上下使各當其分而在下者無有多上人者此

民志之所以定天下之所以一也今民有淼然長吏以

爲悖者天下爲之騷然生素履而學優將有祿位於時

矣頗加其定民志者如之何其可也

倪用宣字說

楊維禎

吳興倪生用宣父既名之曰璨而字則屢更而未定也一字曰孟輝一字曰仲宣生皆以爲未盡又請字于予予曰魏王粲之字曰仲宣宣者粲之用也生之璨玉之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有其文而後有其用也宜字曰用宣按說文宣從四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然則陰陽非宣亦不能妙夫一動一靜之用而況于人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書言宣

之本詩言宣之用生既以問臚受省樞將有爲政之由
英使無三德之日宣則何以受王命盡旬宣之職乎德
之日宣者王之有其璨也王命之旬宣者璨之有其用
也生以予言勉之字之日用宣宜哉

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勳德碑　楊維楨

天監有德于我有元太祖應運肇基於朔世祖受天全
付奄有四海紀綱法度內維外持聖子神孫百代丕纂
其規宏矣遠矣承平百年禍無宮闈戚畹閹寺藩臣治
極而變變職吏苛吏苛民亡藝極民無逃邀盜朱冀赤

憤群煽汝頴遂挺疏江淛諸道兵麇集莫能支至正壬辰秋直犯垣府封豕長蛇穴我宮廟食我倉庾蕩覆我比閭虔劉我牧圉七月庚辰杭陷維時疆埸臣遁參政樊公執敬死之監司孛蘭氏率東營士巷戰十日夜寇退無幾陷廣德陷吳興時平章三旦八公以宿望重臣膺天子明命統哈赤貴赤兀魯三衛軍專征江之南兵次于秀復被省檄援建康杭以急告寇駸駸歷境將襲鳳口鳳去省治僅兩舍所公馬首不東杭重陷公以閫外制便宜即日夜兼程抵杭鳳口實杭要隘九月巳亥大

軍屯鳳口寇退據武康犬牙德清公遣部將率精銳前
[illegible]峽水陸進首尾蛇應繼遣突馬掠陣士氣百倍偽師
生擒者數十徒皆倒戈相蹀血死庚子復武康十月辛
丑師次德清公望氣知寇東奔亟要二覆裹去之戊申
屯菁山俘賊將程琳輒釋不殺盡得其虛實狀庚戌陳
去施橋亘蠡山寇迎敵大敗之壬子公草檄誓諸將會
吳興曰蠢寇不戒無以身爲號令精肅雖措置散地勢
不可拔兵不戰復吳興寇退守長興命驍將用鷙馬陣
直劇賊壘丁卯復長興十一月乙亥月火攻復泗安寇

奔方山諸將田空山南捲擊之丁丑繼進塔山寇有自
北山覆圍官軍公挾兩擴騎親攝弓射賊皆應弦倒諸
將被圍出殺屍亡集餘逆皆讋拜曰飛山眞神兵也吾
賊可與神抗耶遂潰是日復四安戊寅復廣德大索三
日俘裔伏草倚禾飛走無遺公下令曰手無凶器即吾
良民有而不殺者以蕩討於是大賚將士封積聚掩骼
埒原詿誤繹係累敝授庶府官誠以文命申以鷄鶵聖
訓使民知有逆順吉凶民用大悅班師日杭父老爭持
牛酒壺漿先後道路咸驩呼伏地涕泗若喪家赤子重

見父毋也明年春正月天子有命以徽饒寇復聚趣公
南征越三月平徽以達于饒使俘爵散納而無亡矢遺
鏃之費十五年公班師還省平南功奏天子申以錫命
金帶赤舄彤弓鬱鬯升平章甘肅未行繼陞淮南濵行
寇陷吳門秀以急告省大臣及將吏士庶咸挽留徙統
師平吳杭又藉以安由是父老祠公像且樹石紀勲德
謁予文以登載其嘗錄公南征事狀未嘗不嘆公爲中
興賢佐應運于天者也予讀江漢諸詩見宣王中興天
必爲生賢佐方叔召虎是也一時勲德歌詠雅頌至今

猶赫赫然在人耳目若公之豐功鉅烈固將銘鼎彝載
旂常與成周聲詩相爲不朽何有于杭片石哉爲之書
者不過紀浙民恩私耳抑予悼他將臣當報國日乃或
惘撓脆怯顛墳蹷踣者不拗公之勲烈不足立勸乎公
字山堂飛山子其鐵甲兵號也西夏人自幼警悟博達
載籍涖貫弢鈐善鄉術騎射其佩上賜劒曰龍電劒云
其屬將曰哈迷劉脫因幹拜老稱平南三傑其幕府僚
曰李國麟葉伯顏僧家奴稱平南三俊器使諸英咸獲
其所故其麾下多名將幕中多名士其千夫長百夫長

沐浴風烈者不可以枚書銘曰天生蒸民孰亂我常吏用爹辟哀彼訌殤哀彼訌殤毒穢我夏怠傺中土單于震方肫我杭土故國天府實建南垣以控土宇壑我城池戕我牧圉民之觀瘠靡有定處天子曰咨咨汝臣旦維汝臣旦維國之榦分爾徒御徒御嘽嘽專爾斧鉞大鄉龍電維杭厥口杭要之括孰後孰先隙不容髮我師阸之冠衝以折支葉雖害本實未撥湖之淋赤幘朱緌貝區長雪大艎小艇宅我水國湯我大城山猳野鹿跳踉滿庭王師南下克震克怒陸有猇馬水有犀虎如

竹之解如矢之注民大來蘇沛若時雨於乎小蔚不知
否臧阽薄詿誤弗念卒狂誕置懷有毋淪胥以戕我作
用戒文告用章奉我聖訓日鶉日鵲取譬不遠俾民大
君用我爲教不用我虐我用靡不承聖訓是假日武日
文解不爲威威彼卒出服行出狗雞詛于其神式遏過陧
翔翔河上棄我六師天子賚功無越我且父肅將天威
既執醜厲遏暴弔民無墊上下天監有元實生我且父
維嶽降神吉甫作頌臣禎繼雅肆好其風綏我且父入
覲上公旦拜稽首天子之功

石屋禪師塔銘

釋元旭

清珙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生之夕有[illegible]光寶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illegible][illegible]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峯和尚汝可偕行否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峯峯問汝爲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峯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目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峯嘿器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峯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

徑見之至建陽西峯見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善歸一菴曰汝作麽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麽害熱病底教汝與麽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何如師答不契菴曰這个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菴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个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麽生會師曰清明時節

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叅次命典藏鑰菴嘗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靈隱悅堂誾公會中居第一座遂能叅登霞霧山築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屨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蘇之役皆躬自爲之有古德之風禪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驅檄敦請爲第一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

當以卯法爲重開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番然而起大開鑪鞴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眞能起及庵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也至正壬辰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之原以及庵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師之

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高麗人
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襴上直勾之何其毛以國
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謚佛慈
慧照禪師移文江淛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
舍利貯伴歸國平山與師爲同參皆愚公之本意也師
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刋行于世且以師之
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于福源瞻禮其形道韻可掬
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槩而爲之銘銘曰
西來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世亦無得得

亦無得如太虛空蕩焉用極卷卷不足心如死灰劃然
頓悟火裹蓮開惠朗之孫及菴之子源清流長根茂實
遂跡留霞霧名狹湖江爭先快覩景星鳳凰人滅至今
幾三十祀雙塔巋然清風未已

題良常草堂疏 揭捡趙榮祿正書一卷

倪瓚

昔王錄事待少陵之資近代趙文敏于岳氏之助皆有
實效不事虛文今德常欲構草堂所求者柯張楨三君
或宿諾而寒盟或解嘲以謝笑遜求其實則罔所知數

年之間三君已矣草堂適成戴覺標題重增嗟悼捐予
亦秘末鎮新居

跋瓌慶王氏所藏趙榮祿六帖　倪瓚

右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共六紙有以知交誼之深
家世之舊也先生學行純正爲宋瑯琊王仲實之後任
至蘭谿州判官今獲觀于其孫光大之彝齋老成典刑
不可復見矣尚賴翰墨文章有以想其風流哉庚子十二
月十日倪瓚題

[illegible]山介叙

[illegible]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
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罔罟耒耜弧
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
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
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
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罔罟
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
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于
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于古乎則庖羲氏

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跡鐘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夬之書契也與吳興筆者睦生索予文以衍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即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卦以貽之

䷀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內虛而外徤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也筆之

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九田於林皐獲兔拔毛以其彙征吉測曰獲兔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脩櫝測曰淇園之竹虛而直也用資脩櫝言有實也九三秉筆濡其墨王用亨于三晝大吉測曰三晝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頭剥不資録其形禿終凶測曰筆頭形禿任之極也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
神道碑　危素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
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等葬於所居義
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illegible]臨川危素銘其

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爲知已公入直翰林素爲
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
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
舉酒相屬曰吾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
之託哉公諱溍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曾祖夢炎仕至
樞密院編修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垕承節郎以公貴
贈禮部尚書父鑄將仕郎累贈江浙行省參政護軍初
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丁公應復實生參政
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

之在娠二十四月始生毋夢大星熠熠然墜於懷生甫
晬而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倍誦書詩迨學爲
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吊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
劉君應龜朝請公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鳴者
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
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巘
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
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
校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

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
殿試對策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
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
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甿之隷漕司涓財賦府者尤爲
橫暴公皆痛繩于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
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
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奸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
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爲取他
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刼殺未行邑大姓

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决公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諉焉公爲鞫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愬婚田鬬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於龍秋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仍舊俾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嘗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

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分毫入於吏議閱四載以
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
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
則摠其事者私焉公涖是役撙節浮蠹還其餘錢爭驩
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
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
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
僞鈔板於良民家乃自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
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僕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

恥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逋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艱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時欲移禮

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欲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朵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洛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朵爾直班曰文臣年老

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浙丞相達世貼睦邇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楚也士林為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寧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瑭珝公天資介直博極群書而約之於

至精有關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
引曲證疊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
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
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
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黿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
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他
求文者日盈於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
所寶愛性篤孝親没營冢域於三峪山有乳虎馴狎之
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

缺極力搜討補綴成編在州縣靑白自將所至無圭田
贄産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遷覃官者一減贅者五
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鈎距不事矯飾
以爲容恱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𤼵
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
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
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
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眞知者
不敢敷然也銘曰

黄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宋中世故家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庭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遹振文鐸登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翔翔寡鄉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耆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著德東塋之阡

宜興無極導禪師塔銘　危素

宜興中巖院沙門祖訓年且九十以其師導禪師塔銘

爲請稽諸事狀瞿然而驚曰孝子其何可以不銘禪師
宋宗也系出其蕭其毋許氏素慕佛乘咸淳四年十月
將誕夢白光盈室者三夕師之生未嘗啼哭北兵至毋
攜之匿苫中遊兵徧索之得毋去父從求之不得且死
某氏憐其孤見育于家稍長嘗語人曰誰無父母吾父
死將奈何毋之存嘗北行吾願畢此生以求見不然何
以生於天地間啼泣誓於觀音大士旦暮必二千拜期
以見父毋凡藝事苟可欵曲語近人情者雖至汗賤甘
爲之或又隱於刀鑷以遂其志未十寒暑至河間之樂

壽縣有老翁指其處蓋貴宦家既見毋久不能辨師乃稱已乳名與内外族媚抱持慟哭觀者咨嗟涕泣他日請毋南還毋曰吾不幸至此朝夕禱上帝乞歸此非不富貴從汝歸死足矣然居此久人素敬我當徐圖之踰年終言于官而後奉毋以行因請曰毋子相離二十有三年幸而見毋皆佛菩薩力乃製竹輿坐毋其上負戴以行十步則輒爲五禮拜至補陀落伽山而返仍薙髮報其親從鐵山璠公於廣德東山得度禹步咨叩玄要深坐崖菴晝則以菅夜則霜露凝寒虎跡交前皆弗顧

及菴在道場山侍册進見盂奮烈堅忍勝不傳席過杭之淨慈値無有元公與師語器之後泛舟湖中聞漁歌脫然有省遽還謁元公隔窓聲曰這裏無你棲迹處師拂衣去尋築慈照菴於弁山之陽册以念佛三昧終旣焚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乃得玉峯於宜興萬山之中建寂照禪院間過郭門東北顧祖訓云斯爲吉壤况當通道遊方者有所歸宿卽走作中隱院有妙雲祥公首捐小屋與基州將脫因君力贊之拓其地義士蔣貴徐士潚等爭致財粟院成師亦多來居之浮

圖師爲大司徒號曰定惠正覺明悟禪師至順三年正月六日召大衆垂示法要趺坐而化闍維舍利無筭分塔于寂照中隱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大德間璘公道行三韓元公其同門元公嗣無門和尚師固有承傳及師之没祖訓未嘗少忘以至本清善良善新善伏等莫不恊恭上下雍睦無間邇之不問可知爲師之門人矣華之變骨肉離散世以爲常君師之堅苦以求其毋不數數然况望其真叅實證悟徹大乘耶然則師不獨以孝稱之矣乃爲之銘銘曰

建炎渡江乘六龍維城布護多其宗異典近輔支榦降
龍顯奄至迅如風孤兒失母逃苫中父死母停兒莫從
天長地遠河山重呱呱夜哭天蒙蒙畈依大士極嚴恭
隱身刀鋸與毋逢十年瀛州覩音容迎歸名雪歎聲同
一朝翦髮辭樊籠禪林扣擊師瑀公欸令漁歌萬念空
前後際斷無初終西遊荆溪隱玉峯寂而能照真圓通
巖巖兩塔樹柏松史氏著銘示無窮

送丁山長序　　戴良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今

之學官易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説以通經義能辭賦為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置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于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吳為浙中文獻之邦游儒齊士冠摩而轂擊居學官者為尤難子儀倚席于此以其學于巳者淑諸人不為新奇以

取名不爲昏誕以狥俗使賢而才者有所據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至于事上接下之容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特人以爲能者在子儀則其餘事耳以故縉紳韋布之士識與不識皆不謀而同聲曰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也此固稱其職而無愧者也亦既在官五載受代而歸訓導張其金其以余嘗提舉儒學知子儀爲特深又且舍于儀之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以贈余不得辭抑余私有贊于儀者子儀爲湖之秀彥而湖則安定胡先生之所教也安定教湖學時

嘗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淑其人士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亦皆在所當習是則安定之爲教也似不止經義詞賦二者而已耳子儀去安定雖甞遠然流風餘澤被于是郡則其得之安定者深矣繼茲以往法當教授一郡子儀尚姑以今之稱其職者爲己足而益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郡太守陳君元禮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發也夫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戴良

此吳興錢舜舉臨唐閻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絕古今張

彥遠記歷代畫第爲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錄也蓋當
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國圖而
于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藏廬陵王
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逵淳輩竊取摹之
于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愼亦嘗一摹搨而海
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
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來耶抑亦摹本之所
出耳因茅元禮携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
有能論之者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戴良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旣鐫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于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于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真蹟無疑也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贈吳興筆工　　無名氏

文闈用三日之長競誇藻麗筆陣快千軍之掃須精選
銛利此某人之良工眞有蒙恬之妙訣得心應手自圓
健以尖齊搦管揮毫任縱横而曲直以此爲鏖戰之具
便可施脫穎之才明經旨而學總闔龜工詞賦而文彤
起鳳一掃波瀾之勢更令風雨之驚今秋鶚表書名嘗
櫃如椽之譽異日鑾坡賜對更膺視草之榮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終